

DUAN PIAN XIAO SHUO

白虎



文丛

主 编 胡茂成 赖祖义

短篇 小说

卷二

本卷执行主编 谭庆虎 王大菊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白虎



文丛

主 编 胡茂成 顿祖义

短篇小说

卷二

本卷执行主编
谭庆虎 王大菊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01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虎文丛·短篇小说卷二 / 本卷主编谭庆虎, 王大菊.

—武汉: 湖北人民出版社, 2005.10

ISBN 7-216-04334-0

I. 白…

II. ①谭…②王…

III. ①社会科学—丛书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C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89758号

白虎文丛·短篇小说卷二

本卷主编 谭庆虎 王大菊

出版: 湖北人民出版社
发行: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邮编: 430070

印刷: 恩施日报社印刷厂
开本: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24
字数: 362千字
版次: 2005年10月第1版
书号: ISBN 7-216-04334-0/C·196

经销: 湖北省新华书店
印张: 20
插页: 1
印次: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
丛书总定价: 380.00元

本社网址: 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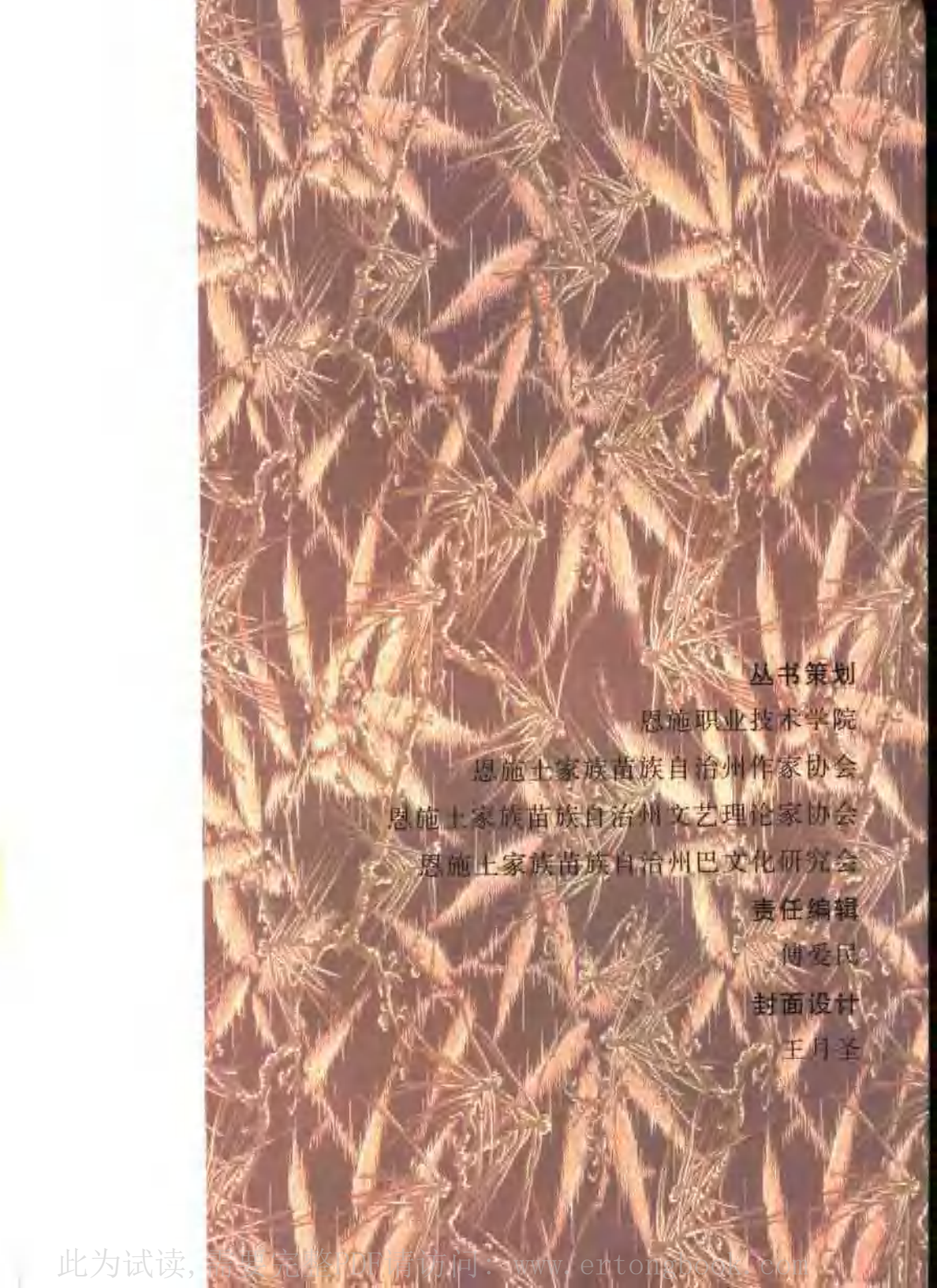
顾问: 李建民 谭光振
程远斌 陈亚平
田开林 徐开芳

主编: 胡茂成 顿祖义

副主编: 王月圣 邓斌
唐敦权 谭庆虎

编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:

王大菊 王月圣
邓斌 田平
何国强 朱福祥
范开珍 郑东海
胡茂成 顿祖义
唐文宪 唐敦权
徐延春 谢娅萍
谭庆虎 戴宇立



丛书策划

恩施职业技术学院

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作家协会

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艺理论家协会

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文化研究会

责任编辑

傅爱民

封面设计

王月圣

目 录

田开林小辑

8号夫人(2) / 郑大林著书(16) / 墙边有棵歪脖子树(32)

叶梅小辑

小姚(42) / 尖山顶上(50) / 开发(57) / 快活(60)

唐敦权小辑

超级明星脸(73) / 古寺神游(78) / 最后的秘密(83) / 水上人生(92)

张兴培小辑

乌篷船(104) / 土地这东西……(117)

吕金华小辑

连二埕(143) / 碑(154) / 发迹(156) / 老段之死(166) / 绝调(173)

胡飞扬小辑

挺进大西南 (180) / 无可奈何 (201) / 浮沉 (220) / 乡长老杨 (226)

宋福祥小辑

金芝玄 (229) / 深山里的小木屋 (234) / 松柏 (238) / 西早先生 (241) / 小叔 (250)

谭长兆小辑

火，燃烧在新婚之夜…… (256) / 爱情使命 (265) / 乡间爱情 (268)

谭明和小辑

阿凡“火儿霉”的一天 (273) / 阿凡最得意的一天 (274) / 阿凡很平凡的一天 (276) / 弄巧成拙 (277) / 人情不是债 (278) / 倔巴佬的心事 (280) / “苔包”姚道藏 (281) / 非常事故 (283) / 对策 (284) / 母夜叉与莱温斯基的真情告白 (285) / 艾美丝的悲惨结局 (287) / 哪个的级别高 (289) / 莲芡 (290) / 回阳 (293) / 洗脑 (295)

扬大忠小辑

四十八天短工 (300) / 魔土 (306) / 石灰窑 (315)

王圉小辑

十米之遥 (331) / 师姐 (333)

邓毅小辑

二狗的舞蹈 (340) / 妞妞日记 (351) / 带着村庄上路 (357)

陈陈妮小辑

奥斯古表哥 (381)

毅元武小辑

阿辉的第十三个夏天 (390)

彭承忠小辑

牟鸭客浪漫夏夜 (406)

邓斌小辑

雨巷 (432) / 黑猫 (435) / 血猎 (437) / 溪镇 (441) / 诅咒外公的外婆 (448) / 饥饿人家 (453) / 琵琶西施 (458)

后 记 / 王月圣 (465)

田开林小辑

田开林：男，土家族，1936年3月生于湖北长阳资丘镇。1958年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科。参加工作后，历任报社记者、县委办公室副主任、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、地区报社社长兼总编辑、州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、中共恩施州委常委、秘书长等职。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，高级记者职称。20世纪60年代开始业余写作，近40年来，在《长江文艺》、《党建研究》、《新闻出版报》、《文摘报》等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理论文章若干篇。主编或参与主编《红二六军团战鄂西》、《大山烈火》、《巴山魂》、《三峡大辞典》、《中国硒资源的开发与利用》等书。退休后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个人中篇小说集《8号夫人》。

8号夫人

一

五亩多地面的凹形小院，被套在行署大院的东南角上。这是大院内惟一不嫌拥挤而又绿树成荫的小天地，人们常称“专员小院”。院里有4栋两层楼的矮房，8套住房，但近些年只住了7户，因为行署首长只那多。

我作为行署办公室行管科副科长，这几年的主要任务，就是管理小院事务，服务首长们的生活后勤。干这行工作，与其说是服务首长，不如说是服务首长夫人。因工作需要，我必须掌握夫人人们的性格脾气及有关情况。在我的工作记事本上，也少不了要记录着各位夫人交办的事项。为了精简笔墨，我将各位夫人按进院的先后编序，从1号编到了7号。比如，分管财贸的阮副专员最早进院，其夫人则被编为1号；专员去年冬才进院，其夫人也只能编为7号。

有关小院的事，对我工作影响最大的是1号夫人肖佳燕。她年近五十，是地区财政局行政财务科科长，还带有副县级“拖斗”。我对她有三分佩服、七分畏惧。佩服的是，由于她的活动能量，小院里获得了许多优惠条件。比如，财政给每户安排有8000元的家具购置费，说的是“公家购置，私人借用，公家所有”，实际上是包干使用到户。又比如，小院里搞维修、搞绿化，一年少说也得给个三五万。畏惧的是，小院里不论办什么事，得顺着她的意愿去办，她说围墙就围墙，她说种草就种草，哪件事办得不如她的意，那你就得小心又小心。

新春刚过，我去小院里查看卫生情况，恰恰碰上1号夫人在散步。她偏高面微胖的身材，得体的黑色毛衣外套加羊毛裙，脚蹬半深筒发亮的黑皮鞋。大概是回避臃肿吧，没有着装冬服。她见着我，把手一招，让我站到她面前，带着诡秘面又不快的神情说：“小周，我们小院又要添人进口啦，你知道不？”

我摇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要新来常务副专员，人家是高峰县委书记上来的，可能有点群众基

础。不过那能力，那水平，不敢恭维。”她显然是不服气的口吻。我心想，原来她不是露过风吗，说“老阮管财贸五六年啦，起码该搞个常务嘛”，现在又不知道怎么了。

“那不是又来一位夫人了？”我无意中说。

谁知，她脸色一下子更为阴沉了：“那种人，是青沙砖当板凳——又土又硬，扯皮拉筋，告状上访……”接着她又叮嘱，消息先别外传，要省里下文才作数，要我先作个准备，人家果真来了，客室家具费给一万也不算多，要“给个甜桃子尝尝”。

我知道，1号夫人与原任地委组织部长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当初关于人事信息，她是“省里的知道一半，地区的全知”。去年底，那位组织部长因生活腐化被撤职调走，据说她在家闷了三天没上班。如今，她同新任组织部长还是不错，她所获得的人事信息，仍有八九不离十准确度。

小院子里又要增添夫人，我也有想法：这1号夫人的泼妇劲已经够我受的了，又要来一个硬脾气的8号夫人，我如何适应得了！想一想，只能加倍谨慎从事，超前准备。对8号夫人的家具购置和摆设问题，我也参照1号夫人的客室，提出了仿红木沙发、大理石桌面茶几、卧式茶柜、谷黄色金丝绒窗帘、棕色地毯等清单，还画了张摆设草图。

只过了十来天，1号夫人密传的信息就应验了，分管机关行管的赵副秘书长通知我：“新任李副专员从高峰县来上任，三天后就搬家。”他说着，眉头皱了一下。“你来得及吧？”

我说：“赵秘请放心，一切早有安排。”我们办公室对秘书长们的称呼也有简化，就是姓加个“秘”字。

赵秘满意地拍了我的肩：“你真是个机灵鬼，会办事。”

我又补充说：“购置家具的经费，肖科长那口气，一万块也不算多。”

赵秘疑惑地一笑：“真的吗？”想了想又说：“还是严格按8000开支，先安空调吧，其他家具由家属自己选定。”接着他又告诉我：李副专员一家四口，有个老父亲，儿子在省城读大学，爱人曾在县电力公司当工会主席。

那天下午三点过，一辆东风140卡车徐徐开进小院。我连忙上前打手势，示意司机将车停在一排大樟树旁。

赵秘认识李副专员。当驾驶室一个中年人搀扶着一个老人下车时，他忙过去打了个招呼，并指着介绍说：“这是我们行管科的周林，大学毕业，您就叫他小周吧。”

李副专员同我摆摆手：“干你们这行辛苦哩，谢谢了。”

我连忙说：“您辛苦了。后面的车还远吗？”

“没啦，就这一台车。”李副专员带着苦笑说，还做了个两手一摊的动作。

我原来估计，老县委书记的家业，没有个两车三车是拉不走的。这一级首长升迁，至少还有相送的中巴和小卧之类。我把李副专员搬家的情况完全估计错了，禁不住有点木然的神情。刹那之间，我身后啪哒一声，从车上跳下个女同志来，她瘦削的中等身材，一身旧蓝布工作服，短发散乱，双眼皮下的大眼也显得几分困乏。这和我想象中的粗犷而厉害的女角色形象，完全是两回事。但我迅速反应过来，她只能是8号夫人，于是连忙招呼：“您辛苦啦，我们来搬东西下车，您只管吩咐就是。”

“我叫郑莲，是李石林的家属。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同司机一起打开车箱的后墙板，动手搬弄起来……

我连忙上前制止，请她进屋指挥：看哪些用具当放在哪间屋子。

她依了我的意思，但还是很吃力地从车上扛下个大木箱，我伸手相助，她却说：“别动，一个人扛着顺手些。”

木箱上印有“工具箱”字样，但又明显是一个二尺来长的大白木箱。她笑一笑，告诉我：“这就是我谋生的行头，满箱子的电工工具。”

8号夫人的家具，陈旧得有点寒酸，简单得实在出人意料：除了电视机、电冰箱、洗衣机略有新色外，书厨、衣柜、棕丝绷子床、藤条椅、写字台、木凳等，见不到什么亮色的东西。整个下车的功夫不过半小时，四个临工三下五除二便解决了问题。

1号夫人就站在10米外看热闹。她向这边投以鄙视的目光，还咒了一句：“一看就是个不会理家的土包子。住在木材产区，连几样家具都不晓得制。”

不多的家具散落在四室一厅的房屋之中，确实空荡、冷清。于是赵秘便向李副专员提起购置几件家具的事。但李副专员却漫不经心，没等赵秘把话说完，就咯咯一笑，扭头望着郑莲说：“这事由她作主，只能过些时再说吧。”他说着，岔开话题，却问了问赵秘关于地区的经济工作状况。

二

李副专员刚刚上任，还没来得及进入角色，上级就安排他到省委党校地厅级干部读书班学习，时间是一个月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对初来乍到的8号夫人，更需多加关照。

这是郑莲搬家后的第三天。早晨一上班，我和赵秘便向小院走去。当我们走近那排大樟树时，一束清新动人的歌声，穿过绿丛、乘着晨风飘逸

而来：

一个个春夏秋冬
一番番酸甜苦辣
敢问路在何方
路在脚下

这歌声特别抒情，一股豪气令人有钻心之感。我的第一个反应是：电视机里传出的音响。但马上又有疑问：怎么单是女声？当我们叩响8号夫人的门时，歌声却嘎然而止，郑莲拉门相迎。我禁不住脱口而出：“您的歌声真美。”

“您们别笑话我，人到四十五，六十花甲过了大半，不乐一乐不行呀，我是穷快活哩。”她说着，一边招呼我们坐下，一边动手泡茶。

见她那随和劲，我心里曾经存放过的那种不好交道的影子，似乎在慢慢消失。我们到几间房子里瞄了一番：家具虽然少而陈旧，但被主人摆布得合理而又开阔，显得整洁而幽静，这和我们那天下车时的感觉大不一样。二十平方米的大卧室被主人改作的书房，大约三分之二是书厨、书架和写字台占领，还有三分之一明显是她的领地。那个特殊的大工具箱变成了立式分格的工具柜，还有小书架、小方桌。小书架上放的是《电网技术》、《电工电能新技术》、《家电维修》、《电脑学习》等书籍和杂志，小方桌上则堆放着一大叠纸卷之类，摆得有些散乱。她解释说：“我搜集了两百多份家电说明书，刚才翻一翻，想装订成册。”

8号夫人陪我们坐下来。赵秘十分认真地把对小院住户的服务政策陈述了一番：诸如家具费、煤气和生活用电优惠价、有线电视免费等等，他还加了一条：“你们刚来，若要去城区走动走动，需要用车也只管开口。”她听着，仿佛有几分感慨：“唉，我们私人的家事也让公家都包，过意不去啊。”

我说：“家具补助费有个标准，除已经为您安装的空调外，还可以购置5000元左右的家具，到底买什么，最终要您选定。”我说着，顺手将清单和客室布置草图交给她，并说明是个建议方案。

她接过清单和草图，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，便皱起眉头，圆睁着大眼睛说：“让公家拿钱置家具，我还没想过。假若我自己置家具，也不会先考虑仿红木沙发、地毯。”她微微一笑，“要是经济活套了，我打算先买个电脑，

老李喜欢用，儿子学计算机专业，假期也用得着，我也要学。”

我脑子一转，接过她的话头说：“您要买电脑，我们可以再研究一下，反正经费是包干使用的。”

她立即一摆手：“不，周科长把我的话误会啦，哪能要公家为我们买电脑呀！”她顿了一下，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：“反正，买家具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我有困难，会主动找你们帮忙的。”

接下去的谈话，她一股劲地向我们打听：城里有什么建筑安装、房屋维修装潢企业？有哪些搞家电经营带维修的企业？我们给她介绍了一些情况，还特别提到民营的天工公司，他们经营项目灵活，建筑安装、维修装潢都干，大小工程都接，现正在城郊东龙河开发区承建了一个台商 500 万元的楼房工程。她听着我们的介绍，眼光里露出兴奋的神色。

最后，她转身进屋，一下拿出三个信封来。她说，昨晚有两个单位的头头来看老李，老李不在家，他们走时就丢下这东西，说是拜年的小意思。古历正月都过完了，还拜什么年！她说：“按规矩是交给你们处理，还是不要出别人的洋相。”我接过信封一看，有两个 800，一个 1000。而那个 1000 是金大煤气公司送的，就是 1 号夫人堂弟当经理的那个公司。

三

一晃又要过三八节，地区妇联安排：请地级领导的夫人们开个茶话会，聚一聚，聊一聊，唱一唱，乐一乐。我估计，自然还包括便饭一顿，说不定还有点小纪念品。其他的夫人她们都请到了，说是新来的李副专员夫人没找着，委托我上门去请。

7 号晚我一连去找 8 号夫人两次，第二次才找着。我叩门后，是老年人开的门，只见郑莲窝在旧藤椅上，垂着头，手里拿着封信在看。她见我进屋，才抬起手抹抹眼，站起来打招呼。我落座之后，她陡地转脸一笑：“老李来信了。”又顺手递给我一张照片：“你看看，这是我儿子。”我接过来一看，是李副专员和他儿子的合影，这个年轻学生个头高高大大，双眼皮下大圆眼酷似郑莲。她告诉我，“老李的信上说，儿子看见班上有的同学买了电脑，也找父亲要，还说堂堂专员，连跟儿子买电脑的本事都没有。结果是老李把儿子狠狠训了一顿。”她说这话时，我清楚地察觉，她眼里沁出了泪花。后来，我把妇联请她开茶话会的事说了，她脸包很难堪，回绝道：“就别为难我吧，我是没有工夫去参加的。”

8 号夫人的家庭状况领导还是了解的，那天，赵秘传达秘书长的指示：

要关心一下李副专员家属的工作问题。光靠李副专员 700 多块的工资去养四口之家，是难哩。

我说：“她工作的事，按惯例不是该地委组织部负责吗？”

赵秘说：“还是我们先帮忙跑一跑，她自己也不好去找组织部。”

出于对 8 号夫人的初步好感，也出于我的工作性质，说跑就跑。我来到组织部，路过部长室门口，便见 1 号夫人从房里走了出来。她匆匆而去，没有理我。

干部科长也是个年轻人，待我没有打官腔。他告诉我：地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家属一定要安排。不论是干部是工人，组织部都要统筹考虑，有关部门只办手续，这是老规矩。但李副专员的夫人属下岗职工，部委会研究，组织部和劳动局不宜硬性安置，需要疏通关系，由接收单位主动要人，时间上不能急。

我一听说属下岗职工，心里便有些凉。但转念一想，常务副专员的夫人，还愁没单位接收？于是说：“我们先为她跑一跑，找一找单位，行么？”

干部科长爽快地答复：“好哇，你们出面，可能话还好说些。只要有单位主动接收，即是作干部安排，我们变通办手续也有先例。”

我向赵秘报告了组织部的答复意见，也说明了事情的复杂性。他扬了扬眉，说：“跑，我们去跑，明天就去跑一天。”

我也激动地说：“坚决去跑。小院里的夫人们，大都是金融保险、财政税收系统的领导者，起码也是科级职务，当初也是我们跑过腿的。现在她家确有困难，更应该跑，而且要跑出好工作来。”所谓“跑”，就是利用牌子和手段去找关系，这对领导机关来讲，只是小事一桩。

第二天，我们不到半天时间就跑了三个单位，结果很不错：一是地区电力公司，单位头头听说是常务副专员的夫人，满口的“欢迎”，并表示：“哪怕她原来是下岗的，我们安排，坐办公室、搞工会工作，任其挑选。”二是地区档案局，局长说：“这是大好事，体现了行署领导对档案工作的关怀。”并建议“作正科级干部安排，免得搞公开招聘走过场。因为人事局规定，副科级以上干部要公开招聘。”三是地区农行，行长虽而有难色，但也再三表示：“我们立即到上级行跑指标，保证把事情办成。”

我们跑的情况向秘书长作了汇报，他说：“不再跑其他单位了。你们先征求郑莲的意见，她自己有了倾向性意见，再做工作。”他说着，忽然放低了声音：“专员告诉我，李副专员刚上任，就有人搞小动作，在劳动局、财政局议论起来，说什么处理下岗的不能搞特殊。”

“我看李副专员为人不错呀，还有人敢——？”我有点疑惑不解。

秘书长瞟了我一眼，苦苦一笑：“你哪里懂得其中的奥妙啊！听说李副专员家没让我们买家具，院子里是各种说法都有。”

赵秘有点抱不平的口气：“不管少数人怎么议论，政策上没有那一条——下岗职工就不该有工作了！何况，郑莲家确实有困难。”

接触到8号夫人的情况，我心里又装了个问号：一个县里一把手的夫人，为什么还会下岗？可能是她真的表现不好？

我同赵秘一起，又一次来到郑莲家里，目的是了解她对工作安排的意向性意见。但事不凑巧，家里只剩了个老年人。

我问：“郑莲大姐呢？”对小院里的夫人们，我一向以职务相称，但对8号夫人这种情况，就只好称“大姐”了。

老年人答道：“她到东龙河打工去了。这几天，天麻麻亮就出门，深夜才能归家，一天三顿方便面哟。”他说着，顺手指了指食品柜上。

我抬眼一看，那里放着大半箱“康师傅”，箱盒上部都被撕破，明显地被取走了好几包。此时，我脑子里仿佛闪出一个画面：她身着工作服，肩挎工具包，匆匆地抓了几包“康师傅”，便风风火火撞进了晨雾之中。

我起身要走，赵秘却示意我坐下，听老年人聊聊。老年人是个退下来的村支书。他年近七十，但精神抖擞，并且比较健谈。话一开头，他就埋怨石林是老实疙瘩，有干头没说头，把个高峰县干成了全省山区县抓脱贫的典型，县长早上去当了组织部长，自己在高峰一呆就是六年。说来说去，还是会干的不如会说的，会说的不如会跑的。

赵秘可能觉得老年人的话有点离谱，于是提醒说：“您还是说说郑莲工作的事吧。”

老年人头脑很清醒，点了点头，但是显得很激动。他说郑莲这孩子吃得有苦，受得有气，脾气也犟。她16岁考上地区卫校，17岁时，父亲被乡里架设的高压电线击倒，母亲去拉，结果双双被打死。她成了孤儿后，一个弟弟靠外婆带养，自己就靠打柴、打猪草卖，勉强读完书。毕业分配时，她不去医院，却选择了电力公司，名义上当保健员，实际上干电工活，后来被群众选为工会主席。

她脾气犟，是喜欢告状，为父母被电打死的事，控告乡电管站，前前后后闹了四年，把领导得罪了一湾，但毫无结果。前年电力公司要修一栋五层、二十套的宿舍楼，选了县建安公司承包。但县里分管水电的一个领导不同意，硬把宿舍楼工程包给了另一个建工队。他们去年四月交货后，工人们住进新楼才一个月，五月一场暴雨，楼房倒塌，砸死了五个人。县安全部门出面调查处理，七访谈，八商议，结论定为纯属自然灾害。工人

们不服，认为是建筑质量问题，是人为的灾害。便推举五人上地区告状，并要郑莲领头。他们到了地区信访办，恰遇地委组织部长的接待日。组织部长问过一些情况后，任何态没表，便把四个工人代表支开，留下郑莲，狠狠批评了一顿。说她身为县委书记夫人，竟带领工人集体上访，与政府的决定对着干，影响安定团结，是原则性的政治错误。部长还说，要不是老同事、老关系，这种事是可以叫公安派出所出面的。郑莲不服，极力辩解说，县委书记夫人不是职务，也不是身份，作为基层单位的工会主席，同工人代表一起到地区反映情况，一不吵二不闹，有什么错的！回县不久，又听说地区派人调查垮楼事件，地委组织部也有人参加。调查的结论仍为纯属自然灾害，此外还涉及石林管教家属不严等问题。郑莲实在受不了那个气，脾气一发，就写了辞职下岗报告。说来也怪，上面一下就批准了。

听老年人讲了这一番，我心里惊叹了一下，插问道：“这种事情就没有个是非，没有个结果？”

老年人答道：“也不是完全没结果，那个组织部长不是自我腐败了吗。石林来地区之前，县水电局、电力公司的头头再三表示，让郑莲下岗是没有道理的，他们转组织关系和档案时，要附上公正意见。他们还挑明，那位分管水电的县领导人，同阮副专员夫人有点亲戚关系。石林表示，下岗不下岗没关系，只是垮楼事件不能就那样了结，他到地区后还要过问的。

我们临走之前，老人羞羞涩涩地提了个要求：“您们能不能把院子里打扫卫生的事包给我，一个月只给五十块也可以。我在县里就是干这种活的。”赵秘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可以考虑，待我们研究后再答复您。”走出门来，我对赵秘说：“让一个常务副专员的父亲扫院子，合适吗？”他说：“有什么不行的！只是要辞掉一个临时工才行。”

从小院里走了出来，我这年轻人的心也显得沉重。8号夫人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又加深了，是敬佩还是不平？一时也说不清楚。

四

第二天晚上，赵秘和我又两次去找郑莲，都没碰上面。赵秘急了，便吩咐道：“要个车，我们到东龙河跑一趟！”

穿过东龙镇的主街道之后，便有一排七层高楼拔地而起。楼层里射出道道白色光柱，电焊机不时碎出耀眼的火花。嗡嗡的马达声、吱吱的电锯声、当当的锤打声汇成一气，打碎了宁静的夜空，播散着繁忙的气息。

我们几经询问、并托人传去了找郑莲的信息之后，便在一个工棚边等